

史前的地球

E·裴立爾著
伍況甫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文化叢書

E. Perrier 著
伍況甫 譯

史
前
的
地
球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文化
叢書

史前的地球

The Earth Before History

原著者 E. Perrier

譯述者 伍 況 甫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二二二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版權所有★

(95825)

基價 15 元

1946年3月初版
1950年5月4版

總序

我們趁現在這個時候寫一部宇宙歷史特別相宜，為的是有兩個頗不相同的情形：一方是史學研究底發達，一方是世界各國共同有分的世界狀況底生長，共同造成這個時會。

從幾乎一世紀以前起，學者——人類學家，史學家，考古學家——一直努力向各方鑽研，並往人類已往歷史上最杳遠的隙隙上攻究。為數越來越多。這樣積成極多瑣細知識以後，就終久逼着學者非去尋些綜合工作不可。尤其是教人感覺需要一種調整觀點，好憑着來支配時間。

可是史學家底工作無論外表怎樣公平，其實非但對應於內在定律，並且聽命於外來勢力，到某一程度。譬如說，現在這個時期裏若有特殊行蹤，可以當做時代特徵的，那祇有全地球上到處都碰得着的人類團合性。自從交通方法變得便捷，地球好像已縮小。開化民族彼此間，以及開化民族靠深入殖民方法而對較落後民族間，已增長如此親切關係，以致樣樣事都好像內裏自相連繫，像在一個有機體裏那樣。今天我們有世界政治，世界經濟，世界文化。衆人羣間有這可見的屬空又屬時的統一性，邀得我們去反顧宇宙因子從太初起做下的一份事業。

所以除了專對事實和個人，國家，民族，和相續的世代上的著作以外，我們仍有地球和人羣二大題目在眼前，必須研究。

當歐戰前，德國盛行研究宇宙歷史，稱爲「世界歷史」(“Weltgeschichte”)。在這個博識和冒險綜合園地裏，難以達到「瑣細描寫」(“micrography”)和形而上學間的平衡。在這裏由史學家努力工作，

再靠胸中對於世事預存成竹，就已著出許多書，重要不相等，趣味也不相等。這些著作竭力要滿足，且同時已鼓舞，人類對於宇宙歷史的需求。這些部書裏有些祇不過彙集若干章而成；纂輯起來，並無貫串。有些又條理分明到極點。有些帶合作性質，乃至確定程度不等的通力合作所成。有些祇仗一個人底力而成，雖則也許不免鹵莽。可是這些都具有優長點，不問批評家怎樣批評牠們；但是仍有餘地，供人做新綜合工作，做大企業，而以人羣自古以來底經歷和整個地球為新基礎。

這本發端的書所要開創的工作將具下列特色：

將具實在統一性：非但內容物要統一——整個歷史——計畫也要統一，牢牢縛定所有諸部分。連主動指使的觀念都要統一。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避免中間脫節，而同時仍不致違犯過於系統化的弊病。照我們現在所知，一個人獨自做不了這件重大工作。就連編製這項工作方案，都必須極審慎。有些觀念將貫徹這整部企業，但不致於駕凌到合作人所受的有支配力的理論，也不致於經由他們而對事實上為有支配力的理論。這些觀念較近於實驗的，為透徹整部工作的假說；須受真正事實底控制，而靠自己察究，讓合作人都得以完全自律。我們底事業底本性所以是屬於一種大實驗，須在大眾眼目之下，逐漸舉行；可以照我們所希望，在史學上收大成效。至於所提出的觀念，將來經試驗過，不是被證實，就是被校正。

在這整個統一體中，各部分仍有牠自己底統一性。本叢書並非為彙集諸同志所著不甚相連的各段或章，來成莫然總冊，卻祇要刊成篇幅適中的獨立冊子。冊數當然頗多，因為將要相當於歷史上諸大問

題和諸有機分部 我們將盡力委派每一分部給一個公認權威學者。每一分部將爲一件獨立工作，將帶一個個人底深見；而且將具較大興味，因爲著者著來較爲自由，較爲快樂。每一冊將具牠自己底生命。而指定的一羣中若干冊也將具本羣自己底生命。因此從各觀點看來，衆冊將組成整個中的整個，完全綜合中的部分綜合。總而言之，我們底事業乃在併合一部史學百科全書和一部連貫的人類演化史雙方底長處。

我們既已指明我們底企圖上的一般特徵，就進一步講那些原則——統制這全部工作的原則——以及各冊本身底一般徵狀。

一

合併科學和生命：這是表明我們所要達到的理想的定式。

這一組叢書在本質上爲一樁學者底工作，非但供給最確鑿的知識，而且將充分地拿文字證據來援助這知識。我們不久就說明此情。凡是以博學爲根據的綜合，祇說出效果而不指明來源，就須預先假定有信仰纔行。因爲這樣的綜合並不利於證明，且一定有些現出會引起探究工作中的阻滯。又因爲牠並不激起人向前進。但若我們查點所已完成的工作，我們非但能指出一切留待完成的工作，且能謀得方法來完成牠。所以從學術立場上看來，我們這樣做將立刻明示有成績，且設下一個出發點，預備着手做未竟的工作。

不過本叢書底目的不僅在求博識，更須完全合乎科學。有歷史學識固足以蒐羅且彙聚材料。但是惟

有靠科學纔能整理牠們。質言之，人類心靈所達的最微奧的問題之一就有關於歷史底科學性。單說排列事實成組，成傳統的部署，重述個人或民族底生平史，這無關科學。科學正當工作乃在概化，並揭明牠在解說上所用的原則。

我們且不執定科學綜合法可照任何確定方式而被派妥在歷史上。我們至少可權且假定那些緝成人類演化的事實能歸入三類，很分明。第一是臨時類，第二是必要類，第三是屬於某種內在論理學的。我們將利用且調和各家所會條陳過的甚紛歧的解說。就靠努力，說明人類演化全部內容分隸這三大總類：即臨時性，必要性，和論理學。我們以為這樣三分法教歷史承受牠底自然關節，又取得牠底整部解說。這樣分法實在開闢一條較深的因果說見解。這樣分法引我們探入整堆史學事實裏去，且企圖析出三種因果關係：純粹相續，其中事實淨靠別的事實來決定；恆常關係，其中事實和別的事實相連，為必要的；內部關連，其中事實由理性和別的事實相連，乃靠理性。這樣看起歷史上活躍的原因底本性來，則綜合工作也許不像容易做，但至少總可想像。我們已在他處從長討論過這方法論的假說（一九一一年，巴黎出版「歷史上的綜合」[La Synthèse en Histoire]·「批評文和理論文」[Essai critique et théorique]）。

現在我們祇要約略綜括牠底一般關係。

社會要成形，要持久，必服從某某特別且必要的條件，就是我們所稱為建設的。祇要有社會，就有建設。至少取雛型或草狀。我們處處遇着老是那些種基本的建設，雖則不同形式。但是這紛歧性在特徵上並非無限制的。這樁事實一部分須由社會底構造本身存在的分別上——也就是社會單位底數目和濃度或密度上——來解釋。有意識的且合科學的「社會學」看起諸社會來，祇當牠們這樣。社會學家底

正當工作是從比較觀點上研究社會組成。這工作隔離出社會的要素，爲的是好較容易限說那些轉變爲建設的主要功用，並決定這些功用對社會構造的關聯，和牠們底往復相互關係。這是史學綜合工作上諸方面之一，可是祇是其中之一。若做完全史學綜合工作，則謀得重行連結這要素，這些必要件或社會定律，到其他史學要素，即被拋棄的且簡直爲純粹社會學家所常否認的要素上去。

凡企圖區分各種解說要素時，最好認清下列分別。即使說建設總爲一種所謂社會的建設，且負有社會底印記，這並不一定就表示社會底各別的需要，或應答實在的功用。在社會生命程途上，並非條件有建設形狀的事都算有社會的本質。

法律政治的功用 (juridico-political function) 爲社會底一個主要特徵。牠自行分爲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要素。牠所以存在的理由就在社會裏，也爲的是社會。牠實在充做社會底主要助力。經濟建設既相當於個人底本身必需物——生存，享受，和奢侈三方必需物——我們就可稱社會有一種經濟功用。從理論方面說，這功用簡直可當做初始的，因爲社會所以組織得起來，全靠用適宜方法，且大大地用合作和分工，來代替個人底力，纔能教個人享受他底這些需要更穩妥些，更完全些。但是雖則社會上的建設是經過人憑美術和科學眼光立下來的，我們仍不能拿穩說社會有心靈的或美的功用。社會並不思維。心靈的發展和美感的發展——從最草創的技術到燦爛的哲學，科學，和美術——在本質上乃依附於個人底才能上，都是人的，不是社會的。不過這樣人的發展祇能寄託在社會裏。在人和社會間，不斷地發生作用和反作用。從思想萌芽上起，我們就逢着這個能思維的人和社會間的相互關係本性問題。這關係尤其同着所謂宗教一羣甚複雜現象共發展。但是不管外表怎樣，我們總相信社會不能算有宗教的功

用，也像不能算有心靈的或美感的功用那樣。宗教在基本上容有一連串信仰和實踐，係屬於一個已知的環境和那些包圍且超出人類底力的力。換句話說，宗教是對於那些趨於調節人類動作的對象的解說。宗教替人類思想發展中最深藏的焦慮表白出來，且蘊含牠們在最多歧變的心理要素一起。宗教在本質上是帶人性的，卻已經社會化得很厲害。宗教並不是擁有特殊的建設就算了。必須兼着鑽進社會生命上各種功用裏去。總而言之，宗教緊緊地連合社會的約束，和簡單原始的心理作用，成一堅固完整體——靠二者之一來收攏其他。宗教這樣增強思想，同時又範定牠，又趨於抑制牠。而且個人則企圖轉變宗教建設，或多少從宗教建設上解脫他自己下來。美術，哲學，和科學各自得發展就虧這力。

所以若是社會因子上的研究居歷史綜合上的基礎，因為社會是人類底必要環境，也是歷史上的恆常有規則的要素，那麼我們一樣地看得明白社會所以演化成社會，以及所以連帶着種種錯綜關係，也須從別的因子上看來，纔得了解。所以我們必須引用一種「論理的一因子，為哲學派史學家，在「目的論」(‘finality’)和「觀念論」名目下，所已十分糟躓過了。又必須引用不時因子(factor of contingency)為純粹敘述派史學家所已用得太多，太懇切。後者又稱為「變化本色」原則(principle of change as such)。這變化或為偶然的變化，或為指定的變化。

不時事改變人類社會底構造，或反應到衆人身上，或直接影響到他們。歷史上所生的不時事次數無限多，但是無從歸入若干一般範疇，即：偶然事故，個人所以為個人的職務，暫時總集設備，和人種狀況和地理狀況。由專求解說的史學家看來，範疇本身和每一範疇裏的不時事都同樣地足以關懷。牠們底重要性乃靠牠們底作用範圍和作用久暫為定。環境，種族，和時期可以從人類演化觀點上歸成羣。個

人和事象，可從相同的立場上擇出。有些無足重輕，有些則重要。我們底心靈祇能靠消除法，來支配且整理已往事，正像機會不幸已對於悠遠時期做下來的那樣。但是我們終久仍要忘卻我們所已選中的事件中的一些。

我們這樣拒卻可忽略的事象時，乃最能實感到諸社會底生命裏「論理學」所執掌的工作。論理的因子底解說乃在文字底最深意義裏。這就賦予演化以實在連續性，牠底內在定律。不時事變就從牠們對論理因子的關聯上得來牠們底真實價值，並且看牠們供應或反抗論理學到什麼程度而確定價值大小。牠們再導起別的不時事變。但是祇有論理因子產生新事象。祇有牠有創造力。我們以為惟有靠人有傾向去維持且擴展他底人格性，纔能發見全部論理學所從生出的原則，就是歷史，也就是生命底實在主動力。生命不是件被動且空虛的東西。生命是傾向和記憶。生命成功時，就保持所以成功的方法。嚴格講來，論理學是心靈底有益的運用。從廣義講來，牠是一種活動，依順於運用正當方法的人底基本傾向。論理的作為從生命內部中心裏跳起，而終於合作和爭鬥雙方。但是發展起來，較多取社會本能狀態，而不甚取利己狀態。總之，牠創造社會本身。

社會一經造成且獲得特殊定律後，那產生牠的原則仍繼續幫助牠發展。奠下社會機體底基礎的論理學也大量地產生猝變，改革，政治的，法律道德的和經濟的演化等內在現象。這論理學在社會人羣底外表作為上，和社會間的關聯上，表出自自己，成為各種現象，全都有極重要歷史的價值。例如有「邊移」現象；要解釋牠，不是單舉地理環境底壓迫就可了事。牠是由於一種「好變心」，表出人類好動，要找較好的生活。又表示要找一個適於過活的住所。而且無疑地顯出一種志願，要擴大已知範圍，並佔

據較大疆域。有「帝國主義」現象，乃由於一種「生長志願」，傾向於掠奪霸佔一部分人類，或多或少，不拘任何用意。本現象並有各形式。有些較猛烈，有些較具同化性質。最後還有一「容納」現象，「復興」現象，「國際合作」現象——由於一種「修養心」，傾向於合併衆社會，經過空間和時間，好教牠們征服自然，且拿自然來應合人類需要，且教牠們越來越合一。這樣靠的是一切「價值」底創造和增殖。

這個有關於諸社會底內生命或外動作的社會的論理學表白自身時，連帶引起一個甚重要且奧妙的問題。這問題已在心靈演化一方露出自身面目，就是個人職務和對社會的關係。我們已見心靈的發展加給社會組成若干要素。這些要素原先是屬於個人的——就說是屬於個人的——又重行範造一建設性的「形式，而並不完全剝奪個人底個別的思考才能。個人除爲心靈論理學底動力外，實在好像兼爲社會論理學底動力。這些建設呈現出來好像是些客觀的東西，且帶大量遏制力。這些羣衆作用視若地從一個籠統的意志上生出。這些並不完全逃脫個人底意識。其實我們若不願受字面愚給，那麼什麼叫「社會的意識」還不就是由個人底意識來代表社會就算了嗎？就連社會生活上最驚人的現象，那些從可稱爲「人堆情形」(“herd conditions”)上發生的現象，也容有個人活動參與其間，不問參加得怎樣晦而不彰。在這些情形下——這些以情感爲主的情形下——雖則個人呈現尖銳化，且爲一個共同情緒所調協，雖則有一個意識統一性能暫時被實現到某一程度，照樣仍有個人無疑地深深響應於羣衆底需要，來疏導且指引這表現作用。所以個人不是社會底簡單要素，而爲真正社會動力份子。這些「人堆」現象因爲種種原因故，而在歷史上越減越少。除了這些之外，我們能否說社會表現於個人心靈裏時，輕重和精疏都特別不

相等嗎？我再聲明一句：社會不思維，祇有個人思維。個人能超逾一個社會的動力份子以上，而為一個始創者，一個社會發明家。心靈論理學和社會論理學有同一深邃來源。二者就在這裏相值。個人底思想由於動作底成效而生；管的是怎樣供應動作，且充足社會生命。我們難以否認觀念底實際效力。我們應該企圖決定牠。

總結講來，這項綜合工作上的主要目的應該含有下列：鬆解因果性底錯綜統股；分別歷史上的「偶然的」或「疏略的」事實，和建設的或社會的必要件，和反省思想裏開成觀念花朵的需要或基本原因；研究不時的，必要的，和論理的三類紛歧要素底活動，牠們底相互作用，和所謂原因底重行安排。我們須謹慎，莫太輕易認許。宇宙歷史——由於範圍廣闊，內容複雜，多空闕，又急需合作——並不容人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祇有範圍較狹同時較精深的研究纔能供給斬截的表示。至於要特殊研究得着適宜的引導，則宜有整部歷史底一般傾向在我們底目前為便。因此我們無論如何，在大體上將企圖向着偏於一側辦法底對方做去。不拋棄任何詮釋要素，而仍謹慎布置，好讓每一要素得其應得部分。說到分布題材，以及選定收錄那幾本書，則有若干假說，受整部工作指揮的，實在高超異常。這些假說從頭起就已被提出，而且將隨時散見於導言裏各處。但是祇供一種束縛之用——而且還是審慎地。我們若太過託賴這辦法，就為失策。我們且記住合作人是自由的。他們底自由行動獨自能賦予這企業以完全價值。這並非預先安排的實驗——祇是一個簡單實驗。照伯爾拿說，要「看一看」而已。這並不是不顧一切來解決問題，而較像陳說這些問題，並引真正科學動機進宇宙歷史裏去。

本叢書雖志切深合科學，但不因此而失生氣。有人假想得很錯誤，以為引科學進歷史，違反生命；以為蘇拯已往是藝術底權利，靠分析纔拆散過去，成爲一亂堆事實。等到靠博識收聚起來，並非救出死地，乃救出遺忘之域。綜合工作救活已往，救得比直覺所救活不同，而且較佳。據米細勒（Michale）所定的義，綜合工作，「拯蘇整部生命，非但在表面狀態上，且在比內藏較深入的機體上」，不能靠天才來完成。但是科學能加深牠底因果理論，並靠牠底綜合法，企圖重設諸原因底相互作用，來完成綜合工作。

這個宗旨促動我們底工作：研究那個賦予人類生命以意義的進步的運動——並非連續地且絕對地進步的，而祇就整個論，且從某某觀點看來——研究牠底原因，好明白了解牠。且教人能跟蹤牠，訪察牠。我們將討論每一範疇下的事實——爲特別史書所隔離開，而在一般歷史上錯雜篇章裏，嵌成碎錦——按照諸社會底永久需要和個別特徵，來討論。反過來，我們將按牠們對人類底大轉變的關係，而不爲牠們本身來討論牠們。我們不會當牠們是實在或偶像。但是在歷史科學上，乃靠生命在人類社會裏改變且發展的狀態來充做特殊的對象。所謂文明或文化這二簡便而渺茫的名詞所指的，省言之就全在這一點而已。我們並不廢置文明一名詞不用。我們既不能從一條準確定義入手，就將在這些本書裏給牠整個意義——生命底在增重中的複雜性——依賴這工作本身來指示這複雜整體裏何者爲主要，以及真正進步途徑怎樣決定。

從理想的表白觀點上看來，有個實際難題自行呈露出來。我們刊行本叢書，將竭力循着這一般方案

次序。假若我們決定工作計畫後，一等一種書稿完成，立刻付印，不管次序先後，這樣要容易些。但是那樣便不能刊出一部真正著作，而祇算蒐集一堆書。若照我們現在所採的原則，那麼著者和讀者都要在這件企業上鼓舞興奮起來。每一著者將能調整他底工作，來迎合最近他底園地的那幾本書。不問個人的成分怎樣強烈。如此好供獻他自己底一部分，來湊入整個裏去。無疑地，有些題目所佔地位並未嚴加限定。但是除卻甚少此類例以外，各冊將按原定次序出版。尤其是一組不得掩映另一組。

所謂一組，乃指若干冊，從不同觀點上編成的。這需要稍加解釋一遍。

照時代關係劃分宇宙史，為一甚精細問題，為德國人所稱為「世界史時序法」(“Periodisierung der Weltgeschichte”)。其中有許多種謬誤和成見，都須避免。紀年是便捷甚至必要的分段。不過若是太過着重，則心中預存時序成見。一方面便傾向於割裂地域研究和民族研究。在另一方面，傾向於收列那些從文化觀點看來重要程度不相等的現象，在同一平面上(拉惟斯(Lavisse)和蘭波(Rambaud))。若把紀年學臣屬到地理關係和人種學關係上，則一縷線中斷。我們祇得着一集史書，分隸世界上諸區域(赫爾摩爾特(Helmolt))，或分屬世界上諸民族(虔律伊(Duny)、溫黎(Oraken)、嘿梭(Heeren)、烏克特(Ukert))。甚則布勒喜(von Giesbrecht)，和藍普勒喜(Lamprecht))，而不成一部宇宙史。反過來，若把紀年學臣屬到論理學上，則繃線織得太緊。而我們祇得着一個形而上的綜合，不算歷史科學。至於純依論理學而分部，或按文化中心，或按優勝民族為選擇標準，而歸給人類一連串時代，好算一代套在一代裏(黑智爾所謂歷史哲學)；或派給一切民族同樣一連串時代(藍普勒喜)；也許終止於一趟連續的進步(德國派哲學家)，或終止於一永久的反覆再現(章科(Vico))，帶進步或不帶進步；不論

怎樣，這些分部全都是隨意的，不可取的，且遺責難。不過牠們總一再發現。無疑地由於牠們相應於某種有歷史的實在性的要素。

我們就本分而論，將企圖調和這種種關切。我們將畫出四大紀年分段：肇始期〔先史 (pre-history) 和原始史 (proto-history)〕和古期；基督教初期和中古時期；新時期；現時期。每一分段差不多要擁有一樣多冊數，雖則越往後每一分段包含年數越少。我們對這個辦法，容易說出理由。因為我們探究這些時期時。能供我們支使的材料多少各不等，研究出來的實際用處也輕重各不相等。

這些分段裏再有分段，再有單位。這種種將被排列得好儘量滿足地理學，人種分布學——或民族心理學——和論理學三方面的關懷。我們無疑地將常遇對於這整部之爲整部，對於人類演化，預懷的成見。按事本身底性質而言，這將越來越顯著。因爲照我們所已說過，我們越向前進，而人類團合性越顯明。但是我們工作時將趁適當時會，且按所欲的計畫，闡明地球上那些有足以自顯的勢力的且成威重作用的部分和民族。講到論理學，若是我們底因果說觀念太佔大地位，則尙待承認牠已經完全被拖離牠底形而上的和先天的本性。牠祇變成歷史上積極要素之一。其職務尙待決定。還有這樣分部底基本原則豈不是具有內在本性的嗎？豈不是導自歷史的因果關係底複雜本性的嗎？我們已經聲明過我們底主要關懷事將在特別着重重大事象底效應，社會的必要件底壓迫，心理因子底大勢力，需要和觀念底大勢力。如此活呈紙上的並非進步連續性，卻是永久原因底三重作用，以及這些原因底連續作用底結果。

註 我草定這方案底裝綱後，就請朋友評判，更求教於專家，來分派各本專著。我雖然堅守初定的條陳，卻又靠許多學者底經驗，和最紛歧的各派人底提議，而獲益。和我這番修繕經營最有密切關聯的諸人中，可特舉我底朋友羅傑 (Paul Lorquet)。

巴勞第喜哥 (T. Barnau-Dihigo)、斐布咪 (Tucion Fabre) 和累氏 (Abol Ray)。本書計畫中若干優點乃得自他們和另外幾位。至於其中劣點或缺點將由我個人負責。

我們底這部著作雖然將備具百科全書底一切功用，可是另有很不相同的性質，往下可見。若謂歷史學中稍濶科學，足以撲滅其中生氣，則多屬些，應該賦予牠以生命。對於一般的和永久的原因若預存意念，足以增進最平庸的研討底價值；將賦予我們底綜合工作以完全尊嚴，並及完全利益；外加一點活劇般的妙趣。換句話說，我們所關心的乃在修復人類所曾走過的那條路，一種盲昧本能和幾種隱晦勢力和若干情形所逼着人類走的那條路。我們這樣做時，正是企圖了解爲什麼這條路被人類走過。歷了若干時代，經過許多人羣底努力，志向，掙扎，和紛歧命運，不管顛沛迂迴和阻撓，人類依然進步。我們越前進，這條路底天邊線越抬高。得了史學家底幫助，牠企圖調整自身，來應付時間和空間，認清自身；並多知曉些，好多做些。所以像我們底這樣企業歸到底乃是一樁活的事業。史學家秉學者態度，須蒐集事實，且客觀地並鐵面無私地研究牠們底原因爲責任。可是以人底權位言，又有權激發他人底勇氣，來做他底工作，並授給牠一種內燃的火。

我們底工作既然必須具有這活徵狀，我們就面對一個最後問題。我們將否認爲單有文字就已足，而絕對屏棄圖畫不錄，抑或利用圖畫來增加文字底生動趣味呢？

圖畫有圖畫底危險。一本書裏散列幾張圖，較爲悅目，也許較免學究氣。但未必增高書底價值。反過來，插圖太多，大概總終於支配了一本書，增加牠底量到某一一定大小。以致我們冒了一種險，恐怕約減文字到祇剩評註性質。可是我們承認圖畫自有牠們底價值。過去所較深藏的內生命復活時，要能有

些事想到諸個人和他們底周境纔行。米細勒非但摹想到靈魂，還摹想到形狀。所以若是有機宜好拿探求原因的有方法的工作，來代替一樁危險心理學直覺，則也許一樣地有機宜好強迫一個有危險的想像的視力，來轉向有實據的圖畫，好取代或幫助這視力作用。

所以凡遇文字非圖不明不完備時，就插入有用的圖在正當場所。有些本需要較多些圖，就加插在附錄裏。但在大體上，圖畫底職務總常居於輔助的。

二

我們已說過，每一本書自爲貫串，自有專重。

每一本將替一已知時期，或一已知歷史問題，收聚已成和待成的事件底消息，而查點一過。

每一本將附一篇書錄，當然不能望完全無缺，但總豐富到足以供給學生必要的底料，好憑來添取額外消息。這書錄裏所列的書名將編號。文中註腳將儘量附記號碼——一個指書錄項數，一個指冊數。遇必要時，還有一個指面數。這樣挨着開列，中間祇隔讀點。儘管多開列，不會侵佔正文，也不會累及篇幅。

照這樣，我們將能實現我們底雙重旨意。既滿足科學底要求，又幫助學生，同時更表白我們自己向着那關心於人類底命運的開化大衆。大多數篇幅將載着文字所能表出的結果，能怎樣清楚，就怎樣清楚；能怎樣生動，就怎樣生動。初學歷史的人對此將獲一樁益處。他甚至將逃避那些直接易解的註所引